



陪伴父母

陪父亲遛弯

□周新宏

早晨起床后,父亲房间的门半开半掩着,从缝隙望去,老父亲默默地坐在房间里的床沿上,面无表情。我推开房门问了一声早,他没有作声。

父亲今年88岁了,近几年听力出现障碍,交流愈发困难了。妻子说父亲的耳朵有时灵光有时不灵光,有点像用旧了的收音机,已经接触不良了。说来也真是,想让他听到时,我们大声说话,他不一定能听到;不想让他听到时,我们即使小声低语,他偶尔也能听得真切。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是选择性耳聋,想听到就听到,不想听的全听不到。

两年前母亲去世后,父亲被接到城里随我们一起生活。可无论我们怎样精心侍奉,他就是开心不起来,似乎总有万般“委屈”。平日里很少和我们言语,也很少走动,不是蜷缩在沙发上玩手机,就是静静坐在阳台上发呆。让他看电视打发时间,他说自己耳朵不好,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太大吵着我们;让他到楼下走走活动活动身子,他就说有我们在家里陪着可以了,不用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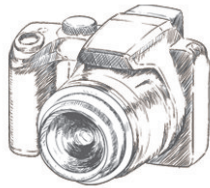
他一直惦记乡下的老家,隔三差五总要找些理由回去住上几日。不是祖父的忌日,就是祖母的生日;或者中元节快到了,过几日就是大寒了;再就是韭菜地早了,地里的油菜籽该收了……每次送他回去时,我发现只要他下了车子,踏上老家的那块土地,立马就精神起来,整个人活络了许多。因此我也担心,害怕他在城里生活对健康不利。

看到父亲坐在床沿的样子,知道他又想“家”了,我心里不是滋味,便对他说:“我们一起出去走走,顺便买点菜回来吧。”

父子俩行走在塘河公园的人行步道上,我走在前面,他跟在后面,我走到哪,他就跟到哪,他也不问我要走到哪?想让他走到前面,不要离开我的视线,有意放慢脚步,他又放慢脚步,还是跟在我的后面,始终和我保持三五步的距离;我停下脚步欲与他并排同行,他又催促我走到前面去。就这样,我们父子一前一后,路上也难得说上一两句话,真有点像两个不相关的遛弯人,此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回来的路上,想到了小时候的场景,父亲温暖有力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,一路欢声笑语……

银发生活



莲芬姐的摄影梦

□范爱华

认识莲芬大姐纯属偶然。莲芬大姐,虽是古镇西溪人,但很早就离开家乡,外出求学、打拼,成了职场精英。是挥之不去的那一缕乡愁,让我在其组建的“西溪古镇回忆”群里与她相遇、相识、相知,时间长了,大姐的学识才华让我刮目相看。

没事时,我喜欢刷朋友圈。好几次,我看到莲芬大姐分享在朋友圈的摄影作品,感动之余,即刻点赞、留言,心里寻思:乖乖隆地咚,大姐可不一般啊!尤其《夕阳西下》《晚霞满天》《水上森林》《春到海棠》等几幅作品,都成了中国江苏网的“每日一景”。这让我萌生了将大姐的作品与群友分享、把她励志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的想法。

我没事就去大姐的主页逛一圈,看能不能从那儿淘出“宝”来。

原来,大姐的人生可谓精彩纷呈:少年,是短跑健将;青年,是优秀教师;中年,是杰出领导;晚年,是风光摄影师。自从退休后,她被聘为亭湖区老年运动协会负责人,经常带队去全国各地参加健身球、广场舞比赛,需要拍照留存,便决定学习摄影。一向风风火火的她,立即报名老年大学摄影班,从此,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。

大姐五岁的先生受她影响,也迷上了摄影。多年来,夫妇去过坝上草原、青海湖、帕米尔高原,用相机记录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异域风光,也用双脚丈量家乡盐城的每一寸土地。她的镜头下,留下许多珍贵、美好的记忆。

2016年,莲芬大姐和摄友们冒雨到射阳县射阳港学校,看望33名留守儿童,给他们带去书包和学习用品。当孩子们拿到新书包和文具的瞬间,那种从心里溢出来的喜悦,流露在红扑扑的小脸上,让她瞬间感动。大姐捕捉到这个温馨的画面,即刻按下快门,作品《我的新书包》就这样诞生了。

在莲芬大姐的镜头里,曾记录过娇艳的玫瑰、幽香的兰、清丽的荷,可骨子里,却钟情傲雪的梅。她曾四上梅花湾。2022年3月,莲芬大姐不顾82岁的高龄,参加文化节摄影大赛暨摄影名家采风行活动。她站在一棵千年梅树下,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我曾四上梅花湾,拍摄梅王、梅后,每次来感觉都不一样,老梅树那道劲的样子和坚韧的品格,让我肃然起敬!”

在一个热爱摄影的老人面前,四季的风霜雨雪,大地的万物生灵,皆是风景。

每年冬天,丹顶鹤从北方飞到盐城越冬。每每这时,莲芬大姐和她的摄友们总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般,去看鹤、赏鹤、拍鹤。为了拍摄一组鹤生活的画面,她和年轻人一样,激情四射,深夜两三点起身,借着微弱的星光,顶着刺骨的寒风,踩着坑坑洼洼的盐碱地,高一脚低一脚向保护区深处走去。进了芦苇伪装着的拍摄棚,赶紧找好机位,架好相机,配上长焦镜头,目不转睛地注视窗外,静静等待丹顶鹤的到来。此时全身心投入拍摄的她,早已忘却耳边呼啸的北风、逼人的寒气,在她的镜头下,丹顶鹤高挑的身姿,曼妙而轻盈;傲慢的舞步,高贵而华美。大姐的一幅幅仙鹤图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十几个春夏秋冬,我们谁也不会知道,莲芬大姐为了她喜欢的丹顶鹤,为了追逐她的摄影梦,多少次深夜起身,多少次披星戴月,摸黑前往丹顶鹤自然保护区,拍摄出近千张优秀的摄影作品。我不禁要问:朋友们,当你读到这儿,是否想过仗剑走天涯、诗酒趁年华?

在大姐发给我的春游视频里,一位皮肤白皙、银发利落、身姿矫健、精神矍铄的老奶奶,穿一件大红羽绒衫,举起相机的刹那,整个世界的美好都扑面而来。

我想:如果人生有太多事要做,大概真的没有时间老去。

莲芬大姐用她的摄影作品,诠释了优雅的人生从来与年龄无关。老而不颓、淡定如初。当我们变得不炫耀、不争吵、不空洞、不浮躁,即便生命枯竭,亦可以在优雅中变老。

晚霞如锦

晚坐百岁园

□孙永棠

过了东园红绿灯,西行百余步,便来到鼓楼东路傍街的百岁园,这是我常在黄昏之时“坐爱枫林晚”的好地方。

春末夏初。夕阳西下,天朗气清,云蒸霞蔚,惠风和畅,草长莺飞。园边沿街之处,十多株呈一字排开的茶花,叶茂花盛,炽热浓烈。

我顺势在茶花前长椅上坐下。一群晚归的麻雀从天而来,落在园中的草坪上。有的蹦蹦跳跳,或飞或落;有的伸头探脑,东张西望,不停地在草丛中觅食,浑然不顾游人的存在。一位老太太大笑呵呵地说:“现在人与鸟早已成了朋友,彼此和谐相处,共生共存。”

夜幕降临。园内园外,华灯初上。麻雀们“呼”的一声飞到树上。起初还听到叽叽喳喳的叫声,少顷,便归宁静。

园内有座人工堆积的土墩。近年来,园丁植竹于上,现已成林,游人多称它为“竹山”。我信步拾级而上,仅十多步便达山顶,见百余株翠竹,又高又大,主干笔直,枝叶繁茂,最小的也已有拇指那么壮了。它们的下面冒出了许多尖细嫩小的竹笋。我俯下身子细听:那新笋破土之声清晰可闻。一阵微风吹来,山坡上风移影动。且有缕缕清香袭来,沁人心脾。

竹山下,一条小溪潺潺流淌,水清见底。岸边芦苇摇曳,犹如少女款款起舞,婀娜多姿。我情随物迁,穿越时空,回到当年。百岁园因百岁巷而得名,原来的百岁巷就在它对面。巷子狭窄细长,巷尾的一块空地原是孔庙(又称文庙)所在,其建筑雄伟恢宏,金碧辉煌。庙前竖有一尊孔子石像。据传,凡有幼童启蒙入学或学子赴考都要来这里焚香跪拜。民国时期,因废除科举,就在此设立了东台高等学堂,终日书声琅琅、歌声嘹亮。不料1938年秋,横遭日军狂轰滥炸,顷刻之间,有数百年历史的孔庙便化为灰烬,只剩废墟一片。

眼前溪水之东,为当年的东门坝。传说,过去有位秀才路过此处,曾留下一副“残联”,上联为:东门坝,一坝二水,咸海淡河。因没有对出下联,故称之为“残”。该坝是东台东部入城之咽喉,流动人口密集,许多小商小贩在此摆摊设点。早卖米饼、麻团、虾池、油条,晚卖油炸臭干、猪头肉,买卖者甚多,热闹异常。那时我家靠得很近,就常来这里看热闹,闻香味,也觉解馋。

正当往事如烟,不停地从眼前闪过之际,一群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,提着音响说说笑笑地来到园内广场上。领舞者是一位二三十岁的女子,只见她打开身边的音响,一曲热情洋溢的天籁之音,便在广场上空飘逸起来: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。”参舞者手中的红绸折扇齐刷刷打开,他们舞动折扇跳起了广场舞。那红扇时聚时散,既如群蝶飞舞,又像百鸟朝凤,美轮美奂。我看看看着似乎忘却了自己已是迟暮之年,竟然也想跃跃一试,加入其中,再唱青春之歌。

百岁园规模小,是“一路一景,一街一园”中的一园。虽十分“袖珍”,却风景无限!

